偷得青州一岁闲

龙　一

我喜欢山东青州古城，它占地广阔，居民与游人交织，文化遗迹和现代商业并存，有驼山、云门山等名山环绕，有南阳河、黄花溪等好水流经，出可往青州博物馆与龙兴寺佛造像相视微笑，入宜游偶园观名石，喜荤可尝衡王府香鸡和东关酱牛肉，食素不妨大啖蜜三刀与杠子头火烧。

然而，我此次到来却是为了寻访故人，故人为谁？李清照、李成、范仲淹、欧阳修是也。每一位故人在青州都有纪念馆，我行走的每一条街巷，经过的每一条河流，游览的每一处名胜，或许都有他们昔日的行迹。

这篇小文的题目借用了欧阳修的诗句，希望在青州真切感受欧阳修于青州任上做出人生重大抉择时的心境。

陷入深深的忧虑

北宋熙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欧阳修刚刚收到皇上的斥责诏书，正在起草谢罪表。他时年63岁，已任青州长官3年，为政清廉，给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

此刻，外边是“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青州百姓安居乐业，而在书房内，他的心情沉重，提笔写下《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

当年年初，他给皇上接连上了两道札子，坦言去年由王安石推动实行的“青苗法”，乃取利于民，陷民于困，强烈建议废除此法。与此同时，朝廷内外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甚多，二月，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这便是《与王介甫书》，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坦率且全面的批评。王安石也给司马光回信一封，坦白心迹，即《答司马谏议书》。

这两封信既是他们二人治国理政思想的宣言，也是一洗前朝衰败文风的绝好文章，欧阳修虽然远在青州，也应该能读到文稿。另外，司马光在当年的官员升迁考试中甚至出了一道十分特别的“策问”题目，也就是日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名“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于是，朝廷中新法与旧法两派的斗争越发激烈起来。

这二人都比欧阳修年轻许多，也都是政坛后辈。欧阳修赞许他们的论争，同时他也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因为他想到起了一件旧事。

26年前的庆历三年，仁宗皇帝在朝，欧阳修追随范仲淹、富弼推行“庆历新政”，同样必须面对新法与旧法两派斗争。两年后新政失败，他们这些推行新政的官员被指斥为专权乱政的“朋党”。这在当时是个致命的罪名，为此，欧阳修殚精竭虑，写出《朋党论》一文，上奏皇上。自此之后，欧阳修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观点，成为一千多年朝廷党争中辨析是非的最佳理论依据。

典型的儒家弟子

此时的欧阳修既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主张，同时又深切担忧朝政可能再次陷于党争之祸。关于欧阳修的性格，许多后人因为他寄情诗酒游乐，认定他是“内儒外道”，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纵观其一生，欧阳修对政事向来是有话直言，当仁不让，就像这次反对青苗法一样。他纵情诗酒都是在政坛挫折，贬谪外放之时，是示人以优游，其实心中之苦，旁人难知，因此，我认为欧阳修是个典型的儒家弟子。

对于王安石的处境甚至内心状态，欧阳修了解得非常透彻，这不单单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庆历新政”从发端到失败的全过程，更因为九年前他曾在朝中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与宰相韩琦一起共掌朝纲。

这五年的朝臣领袖生涯是何等的艰难，外人难知，因为这个时段恰逢没有继承人的宋仁宗驾崩，过继一名堂侄承祧，便是皇上。无奈新皇多病，先是曹太后垂帘听政，母子失和，等到皇上归政，又出现了一场著名的伦理大论战，这便是“濮议”事件。

在这种时间点上，不论是皇亲贵戚，还是朝中众臣，总会有许多人从中看到机会，发现私利之所系，于是，种种挑拨，种种中伤，种种勾结，种种攻讦层出不穷。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欧阳修始终处于旋涡中心，努力调和内廷矛盾，排解朝臣争议，于是他便成为众矢之的。

虽然他最终为皇上圆满解决了承继大统的伦理问题和权力分配问题，但是，无数的中伤也像脏水一般向他泼来。从那时起，欧阳修显然开始厌倦大权在握的宰相生活，他选择避嫌，转任地方官，先到亳州，然后来到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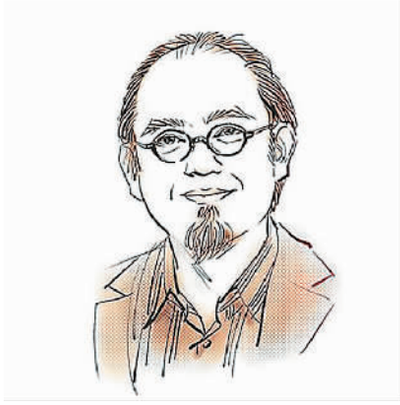
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一切，他能够理解王安石深受皇上信任，大权在握的心理状态，也能够理解王安石在新法遭受批评时的心情，然而，国事无小事，事事关乎天下苍生，欧阳修可以同情王安石的处境，但绝不能违心不再批评王安石的新法。

豁然开朗

欧阳修在青州应该有两处住所，一处必定是府衙后宅，另一处叫“山斋”，我很想知道他起草谢罪表的时候是在哪一处宅邸，可惜没有记录可考。

他当时应该病得很重了，当年四月，他连上六道札子，请辞皇上给他的军事政务繁重的“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的任命，奏文中言：“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旧疾作，脚膝细瘦，行步艰难。”从这些症状上看，显然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前列腺疾病，自知实在无力担任工作繁多的职务，但他多次请求致仕，皇上又不批准。

提笔草拟奏章，向来是欧阳修的专长，只是这篇谢罪表让他甚是为难。自承反对青苗法是个错误？他做不到。他明明看到青苗法动用国帑，取利于民的弊端，自然是要上书坦言的，此刻皇上批驳下来，虽然没有降罪处罚，但明显是不满意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他不能与皇上对抗，只能从“不便于人情”的角度，承认自己年初上的两道札子时机不对，未能深切体味圣心。



龙　一　郭红松绘

我认为，欧阳修此文所言绝不是在避重就轻，而是宛转表明他并没有改变反对青苗法的立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绝不退缩。

于是，他的谢罪表最后一句是“戒小人之饰非，希君子之改过，冀图薄效，少答鸿私”。他清楚地知道，退出朝政，放弃政治理想的决心着实难下，但又不得不如此，因为时代变了，政局变了，对于朝政他有心无力，乘着身体尚未彻底毁掉之前，他应该立刻休致还乡。

如今，欧阳修在青州的旧居山斋，已在欧阳修纪念馆的庭院中复建完成。我坐在院中回廊下，眼望山斋，心中想的却是，欧阳修活着的时候，不论是为官还是诗文，都已名满天下，而他在青州下定决心，退隐还乡之时，他对自己这一生会做何感想？

或许，他在起草谢罪表的那年秋天，离开青州改任蔡州之时，创作的那篇《六一居士传》，正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心迹：“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自此，欧阳修弃旧号“醉翁”，改号“六一居士”。

（龙一，本名李鹏。代表作有《地球省》等中长篇小说，其中《潜伏》《借枪》《代号》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

上图：青州古城
范振波摄（**人民视觉**）

炼铁峡谷的冬日

杨世明

炼铁峡谷的清晨，即使到了7点钟，天还是没大亮，仍在混沌的朦胧之中，但峡谷两岸村寨里的公鸡们却在凌晨四五点就开始引颈高歌，催人早起了。

峡谷冬天里起得早的是开往滇西重镇大理下关、滇西北剑川或洱源热水城的早班车，开启着大小车灯在蜿蜒的平甸公路或洱炼公路上缓缓行进，一路搭乘着冒着严寒，拖着行李，携妻带女，向往远方的山里人。

当然，起得早的还有散落在峡谷两岸的乡村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寄宿在校的师生，随着早晨7点钟的起床铃响起而起身，走读的师生也要在7点钟赶到学校。上学路上，有打着电筒徒步送孙儿孙女上学的留守老人，也有打着车灯，开着摩托、轿车、面包车或电动车护送儿女上学的父母，让沉静了一夜的一条条上学路开始像夜间通往火车站或飞机场的公路一样热闹而生动起来。

炼铁峡谷冬天夜间和白天的温差很大，气温从白天的22℃急剧降至夜间的0至3℃，致使谷底黑惠江上的水蒸气凝结成浓浓的白雾，严严实实地覆盖在江面上，远眺如茫茫的雾海。

天还没有大亮，气温就开始逐渐升高，静止的雾海也开始骚动起来，向峡谷两岸的山头飘升，且越来越快。不到个把小时的工夫，万物在茫茫的雾海中忽隐忽现。从罗坪山顶俯瞰，两岸村寨如蓬莱仙岛，亦真亦幻，神秘莫测。

火红而温暖的太阳，从东岸罗坪山的峰岭间露出灿烂的笑脸，那飘荡在整个峡谷中的雾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太阳普照着整个峡谷，让空气几度明朗洁净，两岸梯田里被霜冻了一夜而垂头丧气的蚕豆、小麦等耐寒的作物幼苗，贪婪地吮吸着霜雪化成如乳汁般的露水而立刻恢复了往日的笑容，快乐地迎着初升的太阳向上生长。

栖息在黑惠江畔的野鸭、白鹭、天鹅、喜鹊也成双成对地降落在沙滩上或岸边古柳树上面向太阳，晾晒着昨夜被寒露白霜浸湿的翅膀，为午后展翅翱翔于蓝天、到远方观景觅食做好充分的准备。

峡谷上空万里无云，碧蓝如洗。空中除了耀眼的太阳和来不及西落而惨淡的月亮，剩下的便是一片晶莹剔透的蔚蓝。

当峡谷冬天的太阳从朝阳变成夕阳时，峡谷底部早已没有阳光，但高山顶上依然霞光普照。当山顶也没有阳光时，整个峡谷就很快夜幕降临。天色完全暗下来后，各个村寨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会自动亮起来，接着各家各户的院子里也华灯初上。

这时，如在高处俯瞰，整个峡谷就会绽放着璀璨夺目的星星点点，宛如“满天星斗落人间”般的景致。在晴朗的夜晚，天空繁星闪耀，如有明月高悬，那如水的月光从高空倾泻而下，让整个空旷的峡谷显得异常的朦胧而充满神秘。

入梦羊卓雍错

张　恒

蔚蓝色的羊卓雍错，随着岗巴拉崇山峻岭的走势，在红褐色的峡谷中舞出几道优美的身姿，悄然卧在雄浑高大的宁金抗沙峰下，雍容华贵，百般娇媚。

斑斓的景致融入碧波荡漾的湖水，静影沉璧，浮光跃金。碧湖四周，丰饶的高原牧场水草丰盈，是牛羊的乐园、鸟儿的天堂。湖水以独有的高原蓝闪耀着波纹，折射着七彩阳光。高山临湖，山光水色融为一体，演绎出梦幻般多维景致。

一片比棉絮还要洁白的云彩，飘浮在羊卓雍错上空，把最惊艳的湖光山色聚拢到它的彩翼之下。可以想象，在白云所处的高度俯瞰，羊卓雍错定是像一块巨大的碧玉，折射着幽深的景意、悠远的气韵。一定能看到蜿蜒曲折的湖岸线和错综复杂的湖湾，看到空母错、沉错和巴久错姐妹湖的秀美姿容；还能感受到著名的卡若拉冰川巍峨险峻的气象，听得到古老的桑丁寺钟声鼓点、佛音梵呗。

在这片植入雪域高原特有元素的蔚蓝面前，一切可辨与不可辨的色彩都失去光泽，就连头顶上这片世上最洁净的天空也不敢渲染其他的色晕。倒是四周的山峦甘作陪衬，略带红色的山土似乎专为一座湖而生。这样的红色山峦，亿万年来矢志不渝地护佑在湖的四周，映衬着羊卓雍错的清丽和神圣。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不知道被称为“圣湖”的羊卓雍错，是不是也与这一蓝一红的暗合有着某种关联？但最简单的搭配，往往会呈现最玄奥的效果。在羊卓雍错，因为湖水与天空的蓝色之间，插入了山体的红黄之色，湖的轮廓便跃然天地之间，整座湖便像被高原托起一般，一如浓墨油彩堆积起来的油画，给人以多维度的视觉之美。

靠近湖岸浅水处，波光折射而成的琥珀色光带，犹如多吉帕姆女神身上飘逸翩然的彩带，时而像北国灵幻诡丽的极光，时而若夜晚滑过天宇的流星，让湖水变得灵异。

湖中，形态不一、错落有致的岛屿，诸峰并举，一体构势，境开八方风光，幽深而旷远。再加上空中鸥鹭翩翩，水面薄雾轻柔，仿若梦中的蓬莱仙境。

相信每一个走近西藏羊卓雍错的人，都有一种入梦再醒来的感觉，有穿越千年时空回归一方圣洁之地的感觉，有临湖随缘的感觉。假如能变成湖边一座永不坍塌的玛尼堆，或是成为了宁金抗沙峰上不被融化的冰雪，山麓中一块红砂土，与圣湖相伴，矗立千年，那也是一种缘分。

似乎有乐曲响起。

一阵阵高原风拍打湖水发出有节奏感的声音，很像是由箫、提琴以及琵琶等多种弹拨乐器配合演绎而成的旋律。这行云流水般旋律里，有风逐浪波的欢快跳跃，有鱼翔浅底的低沉舒柔，有水草摇曳的轻缓曼妙……

温婉细腻的音符，吟唱出山水相依、天人合一的绵绵情愫。即使是疲惫的身躯，沉睡的心灵，随着这悠扬的乐曲，也会在羊卓雍错的梦幻中，物我两忘。

这是一种境界所致，生命被湖水以一种特定的形式所诠释。

上图：美丽清澈的羊卓雍错
张　军摄（**人民视觉**）

看不够的绩溪

李冬梅

总想去皖南看个尽兴，却怎么也看不尽那里的旖旎风光。一年四季，那里都有我们追随的焦点，春天的油菜花，夏天的云海，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炊烟……还有一年四季都看不完的皖南古文化。皖南的文化太厚重了，如同一本经典古籍，每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

皖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洋溢着文化的韵味。清秀皖南，仰仗青山，也仰仗碧水。水的灵秀与山的空寂，互为增补，山更秀气了，水也越发灵动了。

在绩溪的行程中有一处叫“棋盘村”的，同去的导游竟然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手机地图上也找不到。

人在旅程，没有导航，有点两眼一抹黑。就在我们迟疑，要不要删减掉这个景点时，导游的话让我们欢呼雀跃，“我知道棋盘村在哪里，不过，它好像不叫棋盘村……”

顺着导游手指处，在接近上庄的路上，左手边有一座古风犹存的小村庄。它非同寻常的气质，让人瞬间确认了眼神，这就是我们寻寻觅觅的地方——棋盘村！

果然就是棋盘村，北宋开国元勋石守信后裔十五世石荣禄迁到此处，聚居为村。全村人都姓石，大家都习惯称呼它“石家村”，这也是我们在地图上找不到棋盘村的原因。

步行大约200米，浅浅的小溪上横卧一座小石桥，桥头有亭阁，分别谓之“南山桥”“魁星阁”。旁边有碑，标注这两项都是保护的文物。两重飞檐，屋顶瓦松、杂草丛生，风吹雨蚀，阁门窗漆色斑驳，一看就是有年头的。

村中房舍全部坐北朝南，因为当年石守信和赵匡胤私交甚深，结为棋友，村人为了纪念祖上荣光，以房舍、巷道、池塘、溪流为棋盘。尽管时隔千年，村庄仍旧保持原貌。我们也因此有幸观瞻。

村前的小溪是棋盘上的天然河界，村中有一塘，名曰“帅印塘”。荷塘中间有一土墩，意为上“士”的交叉点。

车一路走，随便遇到一座村庄停下来，走进去，都会有意外之喜。沿途，我们还意外地发现才女曹辰英的坟墓，得遇这位江南第一才女。皖南是一个安静而祥和的地方，山清水秀，是生养将息的绝佳处所。

徜徉在上庄的巷道中，无意中看到墙壁上张贴的几张村委会告示，都是用毛笔书写的，无论是运笔的节奏，还是墨韵的变化，一看就知道书写者是“喝过墨水”的。在墨乡，能写一手好毛笔字的农民，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皖南是精雕细琢的，石雕、木雕和砖雕充分体现出徽派建筑的精致和典雅。白墙青瓦是徽派建筑的底色。以青砖、古木和石头为材料的徽派建筑，处处都有精雕细琢的痕迹。

安徽绩溪八卦村的砖雕最有代表性。太极湖村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村前的石门河呈“S”形，横亘村前，把村庄和田野分割成阴阳两极，是典型的“狮象把门、日月当关、龟蛇拦水”的太极古村落。

村中徽派砖雕门楼有几十处，雕工精细，内容丰富。皖南人非常重视家宅的建设，一座建于清末的两进宅院，大门上方饰有上楣式砖雕门罩。砖雕铺排着一个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还有九只小狮，寓意“九世同堂”。

时隔数百年，砖雕生动如初，岁月的包浆丝毫掩饰不了精湛的工匠技艺。作为“五绝”之一的砖雕，需要工匠们静得下心，沉得住气，用得起时间和精力，去精雕细琢，才能造就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奇迹。

吃午饭时，导游又开始“引诱”我们，“从这里有一条路直通仁里，非常近，那里也非常不错哦！”倘使任着性子漫游，再给两天的时间也未必能看尽绩溪山水。仁里成了此次行程的缺憾，却成了明年的一份念想，明年春天，第一站，就是仁里！

下图：绩溪风光　　**来自网络**